

徐州割稿录



- 宝山相亲
- 开市大吉
- 宝剑锋从磨砺出
- 甜蜜的歌



BJ15/116

J236,547
25
11

徐州 劇稿 彙

卷首提要

改编向来是戏剧创作的方式之一。我国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戏剧剧本是为数不少的。

本卷编录的柳琴戏《宝山相亲》、电视剧本《开市大吉》，都是根据（或参照）别个作品改编的。

至于改编的结果，有的重在原著精神；“有的则取长补短或改头换面，甚或统摄原意，另铸新篇”。“总之，凡是成功的改编无不都是各具匠心，妙用刀笔，形形色色，各有千秋。”

《宝山相亲》的改编不能说无懈可击。及雁坪同志的文章就对该剧的改编技巧进行了分析评论。如能引起戏剧专门家和戏剧爱好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编者是无限欣慰的。

本卷编录的一组微型广播剧，某电台已播出。两篇曲艺，出自业余作者之手，曾在《工人日报》登出。值得研读。

附录《宝山相亲》初稿，我们相信，读者（包括作者本人）会理解编



戏曲作家宋词编著
柳琴戏传统剧目五种。

徐州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
徐州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
徐州电视台
徐州市群众艺术馆
徐州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
徐州市曲艺杂技艺人联合会

编 录

第一卷 一九八二年八月

B 013180

艺 曲

甜蜜的歌（相声）	李 红（一三七）
张大娘报案（山东快书）	宋小微（一四三）

《宝山相亲》舞美设计（选登）	戴秀亭（封三）
----------------	---------

《宝山相亲》剧照（三幅）	刘凤梧（封二）
--------------	---------

附 录

《宝山相亲》（五场柳琴戏·初稿）	周 珉（一四八）
------------------	----------

刊后絮言	编者（一八七）
------	---------

格 言

白 歌 德	（一三六）
尼 采	（一四二）
托尔斯泰	（一四七）
雨 果	（一八六）

封面设计	王其钧
------	-----

刊名题字	辛 原
------	-----

徐州剧稿录

第一卷目次

一九八二年八月

刊头缀语.....辛原（四）

宝山相亲（六场柳琴戏·修定稿）.....周珉（六）

宝剑锋从磨砺出

——谈柳琴戏《宝山相亲》的修改.....及雁坪（七四）

《宝山相亲》的创作和演出.....李瑞林（八五）

开市大吉（电视剧本）.....吴小言（九一）

在旅客列车上（微型广播剧一组）.....徐文武（一二一）

亲人

奇怪的旅客

人民列车亚克西

刊 头 缀 语

辛 原

戏剧已经是今天人民文化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艺术门类了。这无论在城市在农村，在青年在老年人当中，都是如此。发展繁荣戏剧创作（包括电影文学剧本。电影，我以为是戏剧在电气时代的延伸和发展）已经成了丰富上演剧目，活跃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大事。人民希望有新戏好戏上演，专业艺术团体也总是眼巴巴地望着有新的本子出来。可他们却很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动手，都伸着巴掌去要现成的剧本，本子又从何而来！显然，只有大家动手，才有可能繁荣创作，才可能出现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作品。我市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我市涌现了不少作者：他们有的是脱产专门从事写作，有的则是在工作之余，进行业余创作。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陆续写出了具有一定水平的作品（戏曲、话剧、电影文学剧本、电视剧、广播剧、曲艺等），这些作品发表上演播放以后，潜移默化，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对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认真贯彻执行二百方针的结果。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现在，我们将这些作品，陆续集中起来，刊印成册，以免日久天长，散失泯灭。这不但是戏剧创作活动的一个纪录，同时也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周珉同志的新作《宝山相亲》上演后，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剧本被推荐参加了全国举行的1980—1981年剧本创作评奖。并在今年的《江苏戏剧》发表了。这期“剧稿录”不但刊登了这个本子，并且连同初稿一起刊登出来。我们并非有意与作者为难，目的无非是让读者知道：一个较好的剧本的产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初稿到定稿是经过了作者的大量辛勤劳动的。让读者也来品味一下创作的甘苦。如果有谁看了初稿而摇头，那也只能证明他的无知。没有幼苗难成大树，没有毛坯，哪来的精品！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一个作者从幼稚到成熟，要走一段艰苦的道路。一部好的作品，都是作家呕心沥血、千锤百炼的结果。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作家要求于自己作品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是创作的美德。从创作的角度看，刊印这样的剧稿，对后来者也可能起到一点启迪借鉴作用的。这是我们的初衷。

由于编者水平、物质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作者给予批评指正。

1982.8.于乐读书屋

• 修定稿 •

(六场柳琴戏)

宝 山 相 亲

根据张石山短篇小说《锯柄韩宝山》改编

周 珉

人 物 表

- 韩大娘——女，60多岁，韩宝山娘。
二 婢——女，40多岁。
韩宝山——男，30岁，生产队作业组长。
耿干事——男，30多岁，公社民政干事。
金 凤——女，25岁。
金凤娘——女，50岁。
玉 屏——女，26岁。
玉屏爹——男，50多岁。
牛队长——男，30多岁。
二 虎——男，27岁。
群 众——多人。

第 一 场

〔一九七八年春末。

〔韩宝山家院。

〔幕启：韩大娘腰扎围裙，拿面盆从屋里出。

韩大娘 （唱）太阳落到西山下，

人收工怎不见宝山他回家，

耿干事今天来家吃派饭，

无油无菜叫我抓了瞎。

顿顿都是高粱面，

想换换花样没办法，

等宝山回来换白面，

烙几张烙馍招待他。

〔二婶拿簸箕、高粱上。

二 婶 嫂子，我用一下碓窝子。

韩大娘 又捣高粱米。

二 婶 不吃高粱吃啥，一天三顿红高粱，要想换换样，高粱面的疙瘩。（边捣边说）

韩大娘 唉，有啥法呢！

二 婶 嫂子，晚饭做什么给耿干事吃？

韩大娘 他二婶，咱能有啥，早饭是高粱面饼子，晌饭是高粱面煎饼，这晚饭呢，想叫宝山去换点白面，给耿干事换换样。

二 婶 换啥，家里有啥就吃啥！

韩大娘 还能叫人家一天吃三顿高粱面。

二 婶 就叫他吃高粱面。

韩大娘 人家是干部，一天三顿高粱面咱过意不去。

二 婶 谁叫他逼着咱们全种红高粱的。

韩大娘 可也是，弄好种点别的，他来吃饭也能换换样。想让宝山去换点白面，还不知他愿不愿意去来！

二 婶 换白面？！宝山准不愿意去。你忘了为了种高粱的事，他和耿干事吵的架还少？

韩大娘 宝山这孩子就是个犟牛脾气，今天越是干部来吃派饭，他越不早回来！

〔韩宝山挑一担柴上。〕

韩宝山 娘，什么事？（放下烧柴）

韩大娘 缸里没水做饭啦！

二 婶 怎么，缸里没水做饭了？宝山可是全庄上有名的勤快人，今天怎么啦？

〔韩宝山走到缸前，掀开缸盖看看，顺手拿个水瓢，从缸内把水舀到盆内。〕

韩大娘 宝山，不去挑水，从缸内往外舀水干什么？

二 婶 准是想刷缸。

〔韩宝山不理睬，盆快满了，端到韩大娘眼前。〕

韩宝山 娘，这是什么？

韩大娘 水，这是水呀！

韩宝山 （端给二婶看）二婶，你看，够做一顿饭的吧？

二 婶 犟牛脾气又上来啦！

韩宝山 你说，够做一顿饭的吧？

韩大娘 够又怎么啦？

韩宝山 你不说没水做饭吗？嘘呼的满庄都能听见。（对二婶）还有帮着说衬话的。

二 婶 看你那个得理不让人的样。

韩大娘 够这顿，就不用挑水啦？

韩宝山 谁说不挑来，我是问你，够不够做饭的？

韩大娘 够够够，我的小祖宗。

二 婶 又上来那个犟牛脾气啦。

〔韩宝山准备把水再倒回缸内。〕

韩大娘 哎哎哎，你就别再往回倒啦。

〔从韩宝山手中夺过盆。韩宝山挑起水桶。〕

韩宝山 咱家可是有做饭的水。

韩大娘 挑水回来，再到队长家商量换点白面来。

韩宝山 干啥？

韩大娘 还能叫耿干事吃一天高粱面吗？

韩宝山 咱家吃什么他吃什么，是他逼咱种红高粱的。他不是说红高粱有营养好吃么？（挑桶下）

韩大娘 这个犟牛脾气，和他爹一样，随的贴壳，到老也改不了。

二 婶 依我看，宝山这孩子就不错，别看他脾气犟，可心眼好。

韩大娘 心眼好顶啥用，都三十岁的人了，连个媳妇也没混上。

二 婶 老嫂子，你不能老愁，慢慢来，别愁坏了身子。

韩大娘 我怎么能不愁，亲事要是成了，结婚能不花钱吗？这十沟我连两沟也没积攒成，都怕宝山知道。

二 婶 你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光积攒钱娶儿媳妇，你不要命啦！还是身子要紧，要把身子骨弄垮了，宝山更成不了家。

韩大娘 不积攒钱怎么办！我寡妇守业，还不就是盼宝山成个家，不盼这个我还盼啥，他二婶——

（唱）牛盼谷雨羊盼夏，
草盼结籽树盼花，
老婆子我什么都不盼，

二 婶 （唱）你就盼宝山成个家。

韩大娘 （唱）他二婶说的真不假，
为这事愁的我头也白了眼也花，
宝山爹死的早撇下俺娘俩，
多年来我辛辛苦苦拉巴他，
到如今他年已三十还没把亲定，
想起来我心里愁成个大疙瘩。

二 婶 （唱）你别发愁，把心放下，
我不信宝山成不了家，
宝山人勤心眼好，
总会有姑娘看上他。

韩大娘 （唱）那年亲事要能成，
现如今，娃娃能有这么大，
可就是榆木疙瘩不听话，
再加他脾气犟、家里穷，谁家的姑娘愿嫁咱家。
眼看着过了三十就没指望，
他二婶你替俺想想办法。

二 婶 （唱）这件亲事我揽下，
明天我就回娘家，
凭着妹妹这张嘴，
李家不行说张家。
就是三年不下雨，
也有青草发嫩芽，
亲事要是能说妥，

老嫂子我这个媒人你怎么打发。

韩大娘 你放心吧他二婶，婚事成了，我好好谢谢你。

二 婶 谢不谢的是小事，这么好的孩子打光棍，我打心眼里气不忿，就这么说，你快做饭去吧！

〔韩大娘进屋。二婶欲下。

〔二虎上。

二 婶 二虎，你来干什么？

二 虎 二婶，请你帮帮忙，再和金凤说说，叫她愿意吧。

二 婶 拿来。

二 虎 什么？

二 婶 一百元见面礼，四百元彩礼钱，这是金凤要的。

二 虎 我现在没有钱，等有钱我给她双份。

二 婶 没有钱还想要俊姑娘，做梦！

二 虎 二婶！你别忙走，咱再商量商量。

二 婶 去去去，回家做梦去，等有钱再来找我。（下）

二 虎 二婶，二婶。（追下）

〔韩宝山挑水上。

二 虎 宝山哥。

韩宝山 二虎，有事吗？

二 虎 你教给我采中草药吧？

韩宝山 干什么？

二 虎 攒钱娶媳妇。

韩宝山 你不怕耿干事说你想发展资本主义？

二 虎 不怕！不偷，不摸，凭两只手劳动过好日子，有什么错？

韩宝山 不行！从前为采药卖，他整了我好几次，你别跟我学啦！

二 虎 那咱就应该穷？应该打一辈子光棍？

韩宝山 我也不想打光棍，咱的脾气再犟，也犟不过耿干事，他是干部，大权在他手里。

二 虎 我看他管的也有点松了，现在允许养猪养鸡了。

韩宝山 采药卖和养猪养鸡不同，想挣钱，不能明干。

二 虎 和耿干事绕着弯子干。

韩宝山 对！

〔韩大娘出屋。〕

韩大娘 二虎来了，有事吗？

二 虎 大娘，我没事。宝山哥我走了，有空咱细啦（下）

韩宝山 娘，这是给你采的治心口疼的药。

〔韩大娘发现宝山采的党参。〕

韩大娘 宝山，又采党参啦！耿干事一会来吃饭，别叫他看见，快送屋后去。

韩宝山 嗯。

〔耿干事上。〕

耿干事 宝山在家了。

韩大娘 耿干事坐。

韩宝山 （旁白）咱这地邪，说谁谁到。

韩大娘 耿干事，饭做好了，你现在吃还是等会吃？

耿干事 现在吃吧，吃完饭还要参加大队一个会。

韩大娘 那就在院子凑亮说吧。宝山，准备饭，你陪耿干事一块吃。

〔韩宝山搬过桌、凳，韩大娘端上了饭。宝山端起碗大口的吃着，耿干事皱眉、摇头。〕

耿干事 大娘，我不大饿，你给我盛点稀的吧！

韩大娘 好。（另盛了一碗）

韩宝山 （吃完一碗又吃第二碗）耿干事，吃呀！

耿干事 啊……啊……

（唱）他那里大口吃狼吞虎咽。

韩宝山 他那里端着碗愁眉苦脸。

（夹白）耿干事，快吃呀！

（唱）红高粱营养价值高，
维生素含量多越吃越香甜。

耿干事 （旁唱）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韩宝山有意来揭短，
这些话是我当初亲口言，
那时节我也是驴腩苍蝇瞎嗡嗡。
上级下命令，我就往下传，
他说磨盘方，我说磨不圆，
明知不合适，谁敢提意见，
弄不好一顶帽子头上戴，
我只能抱着喇叭哭皇天。
那时节领导表扬我干得好，
现如今群众有困难把我怨。
不管他埋怨不埋怨，
不管他困难不困难，
政策怎么变，我就怎么转，
上级下命令，干部不干谁去干！

韩大娘 耿干事你别见外，咱家实在没有白面，连点菜也没有，
养几个鸡，头几年号召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全杀了，若
不然，也能炒几个鸡蛋你吃。

耿干事 那时割资本主义尾巴该割，今天吃不上鸡蛋……

韩宝山 也该吃不上。（放下碗）

耿干事 对，对，对。

韩宝山 耿干事吃饱了？

耿干事 饱了！（拍拍肚子）这玩艺属橡皮筋的，能大能小。一碗高粱面糊饭，饱了。（掏出粮票、钱）给。

韩大娘 耿干事，咱家没有白面，你就将就点吧！

耿干事 吃什么都行，和群众同甘共苦嘛。给！找我钱和粮票。

韩大娘 这是多少？

耿干事 五斤的、拾块的。

韩大娘 算了吧，别给了！

耿干事 那不行，干部不能沾群众的便宜，这是纪律。

韩大娘 咱也找不开呀！算了吧，别给了！

耿干事 实在找不开，那就等以后……

韩宝山 耿干事，我给你找开。

耿干事 好。（递给宝山钱、粮票）

韩宝山 今年你一共在我家吃了三天饭，扣下这三天的粮票和钱，明天我到粮管所去换开，给你送去。

耿干事 那我明天到别人家吃饭……

韩宝山 你把心搁肚子里，我不会坑你。

韩大娘 宝山，别要了。

耿干事 不，一定得要。

韩大娘 耿干事，真对不起你，让你吃了一天高粱面。（宝山把大娘拥下）

韩宝山 高粱咋了，营养价值高，维生素含量多，吃这个不得病，对吧，耿干事？

耿干事 这……

韩宝山 哎，这话可是你说的。

耿干事 我说这个来！

韩宝山 你说的多着呢！

（唱）你说道种红高粱产量高，
庄庄队队都要种，
每亩地能打一千斤，
使使劲能打两千整。
到秋后决分算算帐，
每亩地四百刚挂零。
为了推广红高粱，
你把藕塘都填平。
社员对你有意见，
大会上你点名来批评。
你说道所以要种红高粱，
就是因为高粱红。
到秋后大田里望去一片红，
收到场，黄土晒场全染红。
锅底烧着火苗红，
锅里煮着高粱红。
吃也红，喝也红，
这才能人红心红思想红。

耿干事 韩宝山，你……（欲下，看见草药）韩宝山，这是什么？

韩宝山 在山上采的药。

耿干事 你还想发展资本主义？

韩宝山 我是采来家种在花盆里留着看。

耿干事 看？观花赏景也是资本主义。

韩宝山 （宝山把草药拿起摔在地上）我当烧柴搁锅底下烧，该是社会主义了吧？

耿干事 韩宝山，你……（想起什么，旁白）对！他采党参，很可能是种的，我到他屋后看看。

〔耿干事去屋后。〕

韩宝山 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还讲理吧！

〔耿干事抱一些党参上。〕

耿干事 韩宝山，你种这么多党参想干什么？

韩宝山 想换点零钱花，光靠那点红高粱，有吃的没穿的。那年种棉花，你说以粮为纲；前年种西瓜，瓜都长那么大了（手比划），你连瓜带秧一起给拔了。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就该瞪着两眼受穷！

耿干事 庄户人以农为本，打鱼摸虾，耽误了庄稼，应该拔掉！这些党参全都该拔！

韩宝山 拔了我再种。

耿干事 韩宝山，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犟牛种。你这个犟牛脾气不改改，这一辈子也找不着对象，得参加南庄老和尚队，要打一辈子光棍！

韩宝山 打一辈子光棍活该，我这脾气改不了啦。（进屋）

耿干事 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

〔耿干事欲下，被二婶拽回来。〕

二 婶 耿干事，说啥都行，你不该咒宝山打一辈子光棍。

耿干事 我住我的庙，你敬你的神，我说韩宝山，碍你那啦。

二 婶 我就爱管这样的闲事，韩宝山要打一辈子光棍，那他韩家真是穷断根了。这不是咒人是什么？

耿干事 不是咒，他那犟牛脾气不改，就得打一辈子光棍。

二 婶 只有搬不动的志气，那有改不了的脾气。我就不信那个邪，找个两条腿的大闺女，比找三条腿的蟾还难！

耿干事 改了犟牛脾气，也可能找到，耍好之说，我看他这一辈